



延安

Yanan Xiao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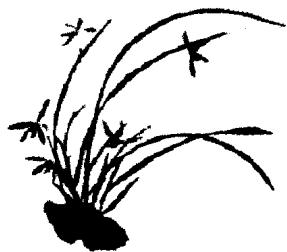
寇亚南 著

小品

华文出版社



· 亞 南 小 品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南小品 / 寇亚南著 .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 1998.10

ISBN 7-5075-0777-7

I . 亚 … II . 寇 … III . ①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36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010) 63096781 (010) 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科普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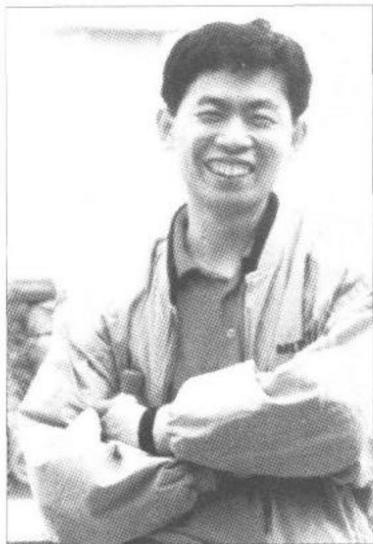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35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2.50 元



寇亚南，山西省忻州市人。1966年4月出生，1989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中国机电日报》，先后在副刊、星期刊、企业部任编辑(记者)。1995年评定中级职称，1997年获吉林工业大学“涉外经济管理”专业第二学士学位。

# 代序

## 冯并

读亚南同志的集子，好似走入置有许多盆景的一方院落，不见参天大树，不见巨叶肥花，却有一种可观的气象。

于盆景之外，仿佛还有一些秀石与根雕，自然质朴，显露了另一些灵气。这很使我想起济州岛的木石园。97年春天访韩，在岛上盘桓两日，听说那儿有一座园林，全是自然的木石造成的袖珍形象，如兽如鸟，如男如女，有动有静，浑然天成，栩栩如生。创作者并不是大师之类的名家，构图也很简单，一定要把它们斥出艺术殿堂之外，亦无不可，但观者如潮，成为一方名园。我与同伴看过，信也。面对那些自然的艺术生命，当时就生出一种感触：在艺术想象中，最单纯的创意也是最感染人的东西。

说盆景，说秀石、怪木，也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收集在这里的一百零五篇文章，体例上有些杂：有诗般的散文，有游记，也有有感而发的议论。真要看作“杂文”，倒也恰如其分。

杂文作为一种文体概念出现，似乎是三十年代的事情。尽管有人在研究古代杂文的源流，但那是不明白，古代的散文作品，不仅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还有状景、抒情和议论互为表里的特点，甚至连诗歌都有这样的成色，小说话本中的评点议论，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后来新文学的引入，国外的文学样式，小说、剧本、诗歌、评论各自分流开来，便把诸子百家

一脉相传的各种短文，视为杂文散文的源头。其实，杂文、散文，并没有体例上的多大区别，杂与散原本就是一种未入“正流”的编外。

鲁迅先生也说过，写得多了，无类可归，按年编辑，也就成了杂。他并没有把杂文归为“某一类”，也没有把它同议论甚至匕首、投枪完全等同起来。大概也是这样的原因，那时又把这类文章称为小品文，并有相应的精彩议论。

很久以来，人们不讲小品了，似乎那是士大夫的东西。其结果抑制了杂文创作，从总体上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格局，使我们的杂文创作，路子愈走愈窄。

能不能大大方方地提出，复兴小品，繁荣小品？我想是可以也应当的。小品，精妙小文也。可以兴，可以怨，可以状景，可以抒情，也可以议论风生，总之是百花齐放。因此，当亚南同志嘱我为他的第一个集子起个书名时，也就在感想之余，写下了亚南小品几个字。

亚南，寇准之同姓也，66年的后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报纸副刊工作。亚南笔下细腻，常常通过对人和事的生动描写反映内心的感情。他的文章短小，行文流畅，读来颇有情趣，有时还有诙谐，甚至诙谐到标题随意标出，让人感到有些怪。但这也正是他的成功之处：小品原本有些不拘一格，只要可以品并能品出些品位，便是好的。希望他能写出更多的精致小品。

1998.6.3 于福州馆



# 录

## 第一集

推迟的纪念	1
我的关于“文坛外高手”的看法	5
枣花	7
槐花	9
我的自行车悼词	12
暮色中秋	14
中秋夜话	15
早秋	17
尘	18
雨夜的漂泊魂	20
月祭	21
一起车祸	23
敢于放弃者的人生	25



## 第二集

当顺口溜发	28
狗趣天成，人趣何在？	29
天外有天	31
公汽“游击战”	33
乘客杂想	34
地震	35
落叶	36
黄昏的雨	37
文人素描	38
许由的辞职报告	39
蒋干的绝招	41
携民渡江	43
华容道	44
林冲——武功高强的“面瓜”	45



高俅——无赖自古当道行	47
吴用——梁山泊的参谋长	48
李逵——我不是个坏小孩	50
萝卜响	51
苍蝇	53
蚊子	54
蝉赋	56
动物园	58
鼠话杂说	59

### 第三集

西子黄昏后	62
游蒋母之墓	63
秦俑吟	65
大黑河岛见闻	67
万里随行日记	71
春夜蹚海	79
从饮酒说开去	81
做菜和创造力	84
龙亭和它下面的两座古城	86
科尔沁的秋天	88
登五台山有感	90
重庆的夜	93
四川的茶馆	95
峨眉山下的姑娘	97
鬼城三思	99
大足的夜	101
遮住庐山的不是雾	103
游云蒙峡	104
登蓬莱阁游东坡祠有感	106

观日出有感	108
观玉佛苑有感	110
卢舍那佛在想什么	113



## 第四集

车厢里的孩子	115
孩子	117
做父亲前的感想	119
人之初的笑	120
对孩子未来的絮语	122
儿童节说给大人听的话	125
孩子玩土的意义	127

## 第五集

闲话杂文	130
漫话兵头将尾的领导艺术	132
君子·小人·墙	133
说烦恼	136
说爱情	137
说犹豫	138
也谈错觉	140
也谈错位	142
也谈克隆	144
也谈减员增效	146
欢乐球和植物娃娃	148
气球漏气与君子三省	150
忍、怒及其他	153
族和族之外	155
文化与阑尾	158
两对爱人和一副对联	160



由做早操想到的	162
啤酒里的人生味	164
产品质量杂谈	166
用户到底是什么	168
我们需要什么	170
股票人生	172
说话的艺术	175
上帝与大爷	177
标语的定位	180
淡中的滋味	182
呵斥的功能	184
拔牙	185
搬家	188
中秋节后话月饼	190
住在隔壁的民工	191
草坪上休息的姑娘	193
路边炊烟何时熄	196

## 第六集

钓鱼	198
风中的塑料袋	200
旧相片上的情人	201
表兄和他太爷爷的故事	203
模特	205
谁是我爸爸	208

# 推迟的纪念

我的岳父是在我的儿子出生前71天去世的。那天我接完长途电话回到家的时候，妻子拖着8个月的身孕已将晚饭做好，正笑盈盈地等我。我说单位有些急事需出一回差。第二天我便匆匆踏上南去的列车。



我和我的岳父只见过一面，确切地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五个小时。

那是九五年春节前夕，岳母来电说，如果有时间，春节最好能回合肥过，岳父病情很重，如不回去，恐怕……于是我第一次回到妻子的故乡，第一次见到我的岳父，不想那却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京时，妻子每每提及自己的父亲，总是自豪地说父亲是一个高大、魁梧、健壮的人，他能够一只手提起一口半人高的大缸。

回到合肥，我们将他从医院接回家中过年。我所见到的我的岳父却是另一个样子，由于背稍有些驼，个子也并不显得太高，脸黑黑的，身体瘦瘦的，眼睛却很亮，闪烁出自信与乐观。他的手动了两下，我忙伸出手去和他握手，他却收回手笑着说，不能握，这病传染。接着他说：“我很想拍拍你们，摸摸你们……以后吧！病好了以后。”妻子笑了。在父亲的背后，她低下头去，眼泪滚滚地落下来。事后妻子对我说，父亲瘦弱多了，他比以前瘦了两三圈。

岳父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年轻时的一段经



历。他出生在肥东县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里，母亲生养过十个孩子，只有六个活了下来，他是最小的。母亲生下他时，眼睛已经瞎了。在他的记忆中从未吃过一顿饱饭，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还时常遭到大孩子们的欺负。二十岁那年，村里来征兵，他被选中，回到家里对母亲说：妈我走了。便头也不回地参了军。

在那个不要学历，不靠关系，靠出身好、忠心和实干的年代，他凭着赤诚和农民特有的吃苦耐劳，成为连队的训练尖子，后来被提升为班长、排长、副连长、团参谋。在一次实弹训练中，一个新兵由于紧张将一枚拉了弦的手榴弹甩在了自己的脚下。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岳父一个箭步冲上去，将手榴弹扔出去并用自己的身体压在那个战士身上，避免了一次恶性事故的发生，岳父也因此荣立了三等功。类似这种舍生忘死的事情，还不止一次，他也因此两次荣立三等功。

性格即是命运。由于耿直与暴躁，他没有能够继续升迁，70年代末转业回乡。

回乡后，他被安排在乡政府工作，担任副乡长；乡并镇后担任过农业科副科长等职。又是由于耿直、暴躁与任劳任怨，他被分配在离镇政府最远、最贫困、工作最难做的几个村。

在女儿的记忆里，父亲是没有星期天的，经常是很早便骑着自行车出去，夜里两三点才回来，有时甚至几天也回不了家。到家后总是满身满脚的泥，已没有力气漱洗，倒头便睡了。十几年来，他所负责的那些村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他也多次被评为先进。



家里人回忆，几年前他已感觉肝区时有疼痛，但凭着他的体壮如牛，凭着他一生所特有的那种从不屈服的倔犟，从没有休过一天病假。有时，肝区疼得厉害，他就随便吃些药治治，直到1995年元月的一天，他终于起不来了，肚子胀得像锅一样。在岳母的劝说下才去了省城大医院。但是一切都已太晚，医院确诊为肝炎晚期，已经无法医治，危险时刻存在……

我回到肥东老家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冰冷的太平间。灵堂就设在家里。这是三间简陋的平房，房间的墙皮已有些剥落，顶棚上还有漏雨留下的斑斑印迹。在这里，他曾和岳母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一双儿女。

从这里出来，是一条坎坷、曲折的小道，这条小道距上街的大道约有一百五十米左右，他生命的最后一段竟是在这一条路上走过的。

1996年1月8日下午，他吃过晚饭后不久便突然吐血不止，此时儿子在合肥上班，女儿远在北京。岳母心知大事不好，让他躺下，自己忙着找车。车找来时，他已吐了很多的鲜血。因附近施工车开不进来，需把他抬出去才行。岳父不愿麻烦邻居坚持要自己走出去。在岳母的搀扶下，他走出了自己的家门，走上了这条小道。这一条他走了几十年如履平地的坎坷小道，今天却走得那么缓慢。邻居们目送着他，他微笑着看着他们。谁都知道，这一走对于他将意味着什么。他一步一步地走完这条一百五十米长的小道，在大路边上，他仆倒在地……

火化的那一天，下起细雨，阴冷的雨水彻骨地寒。在等待了很长时间后，我终于见到了盛着他骨灰的骨灰盒，很小，也很轻，被安放在公墓里如同图书



馆书架一样的排架中的一个空位上。

晚上，我们在岳父家的院子里焚化他的一部分遗物。

天黑而静，仍有小雨星星落下。火终于燃着了，烈烈地纷飞，火舌舔着黑暗，啪啪地爆响，如同年夜里炸响的爆竹。

两天后我返回北京。70天后，他的外孙呱呱坠地。半年以后，他的女儿，含泪知道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我的岳父，生于1942年8月的某一天，逝世于1996年1月8日。一生中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做过一件使自己良心不安的事。

他，平平常常地出生，默默无闻地逝去，但却坦荡荡、实实在在地活过。



# 我的关于 『文坛外高手』 的看法

我了解王小波是在他去世以后。他的《黄金时代》、《我的精神家园》等书也是在他去世后才读的。据说，最近他的书读的人很多，以至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前位，所以我断定，他的名声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响起来的。他就像是天空中的闪电一样，熄灭之后人们才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人将他称为文坛外高手。

这个名字在我听来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一听到这个词，就会想到那些身怀绝技、踏雪无痕、杀人于无形的武林高手来。不知给他起此威名的人是否也是一个武侠爱好者，

不过，我读王小波的书的确有一种饱览武林高手展示绝技的感觉。他的叙事畅快淋漓、跌宕有致，就如同是一匹脚力强劲的乌骓马；他的论述逻辑缜密、论点精辟又恰似一柄见血封喉、削铁如泥的青龙宝剑；而他那精妙绝伦的比喻和象征正好比是藏于袖间的暗器，神出鬼没，百发百中。王小波将这三样宝器运用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我的一位朋





友在读过他的书之后拍案叹曰：“王小波真鬼才也！”我也有此同感。

至于说到“文坛外”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武林中把常在江湖上出没的豪杰称为武林高手，而把隐匿于江湖之外的大侠称为世外高手。江湖上的豪杰虽然都身怀绝技、武艺超群，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爱管是非。凡事都须要说清楚是非，为自己也为他人。如果说不清楚，那就不得了了，非杀他个头破血流、昏天黑地不可。打来打去，最后还是说不清到底孰是孰非，只闹得江湖上乌烟瘴气，一地鸡毛。世外高手则不然，他们从来不为所谓的是非争争斗斗，但这绝不是说他们没有是非观念，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他们从不去管别人的是非，但也绝不允许别人来判断他们的是非，安排他们的是非。就像王小波写过的那头特立独行的猪一样。王小波说他很尊重那头猪，并把它称为猪兄。我想王小波是很清楚武林中的这些事情的，所以他才一直躲在文坛之外，让自己出没于南方的甘蔗林或北方的青纱帐，直到嘴外呲出獠牙。

王小波真的走了，消失在文坛外茂密的庄稼地里，那时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之后响起了震撼人心的雷声。于是，雨水像泪水一样倾泻而下，无遮无拦。



枣

花

一阵微风送来一股淡淡的幽香，我抬眼窗外，院里那株枣树绿油油的枝叶间已满是黄绒般的枣花了。

突然想起刚上大学时的那个春天，和几个朋友去五十五公里春游。下了火车，只有光秃秃的铁路和很高的山，在高而斜的陡坡下是一条蜿蜒的河。

一个姑娘划着船渡我们逆水而上，两岸的山很高，但阳光仍能从山的缝隙间射过来，照在水上和姑娘的脸上。

她大概有二十岁吧，穿着粉底儿碎花夹袄，椭圆的脸在阳光下像凝脂一般，洋溢着青春的生气。她的眼睛不算大，但目光里充满柔情，仿佛船下那悠悠的河水。当她知道我们是学生，便高兴起来，脸上放出抑制不住的兴奋。她向我们询问了很多大学女生生活学习的情况。她问得很详细，仿佛生怕漏掉某一个细节，我们真后悔没约几位女生同行。

她破例陪我们玩了整整一天，领着我们一会儿爬山，一会儿下河，有时她指给我们看各处的风景，边看边讲一些传说。她想起来便随口一说，具体原委又说不清，往往被我们问得答不出来，埋下头去用雪白的牙齿咬住下唇。

黄昏时，她邀我们去她家做客，这里很多人家都有空房间，为游客借宿用。

第二天清晨，我被悠扬的鸡鸣声唤醒，便轻轻出来。

雾霭尚未褪尽，河水默默地从小村脚下流过，村

